







佛果　圜悟克勤
佛日　大恵宗杲
佛照　拙菴徳光
佛心　淛翁如琰
佛智　偃溪廣聞
枯崖悟

上巻五十章
中巻五十一章
下巻四十九章

前序　訔山隆公
信庵陳公
後序　竹溪林希逸

南宋理宗年号

枯崖和尚漫録序

石谿偃谿愛人物崇風教覽於端嘉諸老暮年靈運於余尤親密評商述作

石溪蜀眉山人名心月嗣掩室

偃溪閩候官林氏子名廣聞嗣淛翁

一語無滞背道枯崖仲間
千岳老欽後俱掌記徑山
峭宮當於文惜畢竟爲枯崖
清苦憤發不宗有閒余人

咽石嵒夾洛玉簪花一開秋
炉騷然戲笑曰禪和子纔見
咲花眼憂鄉寒矣無計東馳
西鑑獨枯崖逆破函極其每

彩綫嵒上同徧月涼登閣
雪霜看山相無背中耿
余出錦縚報怨殄延爭含
清如身稍睽間間枯松崖集
間時日也史記間來何溢音居諫切

扨 若貢切引也

右成錄縵縚妻其函最枝椁
皆有牡丈の宴復村謂何
時者若乃圭論竹縧謂它
時共の倘寶傳枯崖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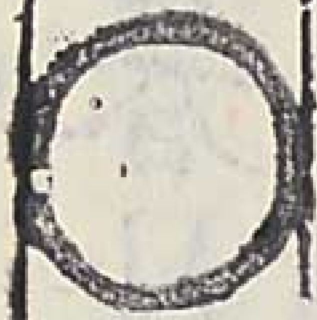
採録相訪適余遷光孝
寺爾后自爾別矣枯崖歸
老泉南興福爾退歳主為
之刊梓必叙夫全亟眼為
人雖收逸致高標激貪立
懦備見乎此旹日思石渓
屋太白密刻仲宣字非庵光
眼岩品淅勝変定諸人舊

往反捧畫後山酬應不韻
云不果枯崖當㩳抉其
遺迢山叢集俾五燈之後
復見一燈光明耀天上下遠

度宗年号

漫録云乎癸枯崖名
悟福之福清人咸淳八年
仲春北山紹隆書于鼓
山老禪庵

昔偃溪佛智禪師住靈隱寺
玄路安相與往來祇交道契
非一日知枯崖之名以實求
嘗眉毛厮結偶寓于泉因過
興福寺一見元是屋裏人話
謾寫言眞脫偃溪印子來須



春秋桓十四年夏五

開枝呈癸亥歳歸徑山峯室
襄集平昔所聞見宗宿の道
機緣示衆法語及殘編短楫
名字未出于燈者隨所筆名
曰漫錄其志有在呈似偏溪
被叱嗽寺十六世年季冬書襄是歲夏

五忽謂曰將謂所述者勃紀
談雜錄資談柄耳今閲之則
異見所收機語皆有掊人の
處已用筆點下餘則刻卻且
囑宜珍藏之予雖碧見是錄
而未暇和急得起座先携記

葉過不昧爲録拜請信庵一
轉語子詳瀏數內雖枯崖得
之所聞所見然編集成傳或
讃或拈或著語或紀實一二
自胷襟流出豈是依傍葫蘆
則知枯崖和尚所集者皆發

蘊積之美玉而非鼠璞佛智
禪師所點者皆選之盤之遺
珠而非魚目子更贅語以汲
其玉之瑕而爲珠之纇矣趣
況請之力不獲已每無一足
助彼畫蛇噴漫録一出何異

揚雄之草玄敢議於人雖於後世必有子雲者生咸淳壬申夏清漳信庵陳 叔震 序





前王俊傳杜门字本
作𢿘說文曰閉也
祝髮谷哀十三年
曰——文身祝断也
僧削髮亦曰——
聞山禽叫 省悟

枯崖和尚漫錄卷上

圓通宗照庵主因木庵初到泉南館是庵一日具威儀問曰某甲愚鈍乞師指箇見處木庵指向前香爐曰見麼照曰見庵曰見處如何照曰某甲不會庵曰又道見也照悚悟流汗浹背自此杜門四不出一衲自結韻致高古莫能親疏之

慈慧祖派禪師温陵張氏子祝髮於開元羅漢寺參文閑西之嗣宗岱餘宗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正法眼答曰普又僧問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瞎子作麼生會派因措由此焦慮忘飢寢一夜坐至子刻聞山禽叫

一聲省悟黎明求宗印證纔入門便喚曰和尚宗曰
子來作麼派曰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宗曰子夜
來發顛耶派曰是和尚顛是某甲顛宗下禪床擒住
曰見什麼道理派曰伏惟和尚尊候萬福宗托開曰
還我前日話頭來派作女人拜復呈頌曰閻正法眼
吞曰普瞎萬里清風一溪明月今香泥像留於里之
四松爲緇素欽仰焉

黃龍定公祖舜晚尤淡薄留心禪宗因覩傳燈悟人
述偈曰六載留心讀釋書幾回紙上被模糊今朝放
下都無事只是從前箇老夫任至執政爲紹興名巨

且能談徹此道未許裴李專美於前矣

浙翁佛心禪師初到雙徑見大慧之嗣仁公扣以嘗
時千七百衆咨決之要得狗子無佛性話默領去適
台之報恩求決於佛照夜參聞舉世尊鞭影語曰見
鞭影而行非良馬也言下省悟且日入室問不思善
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琰上座本來面目曰佛手
遮不得復隨侍諡老衲於鄱陽聞旁僧商量雲明話
隨語云那裏是這僧話墮處黙然減見佛照從前機
用佛照每語人曰我握拂柄以來的契吾機者惟琰
亦後佛照佛心接武住凌霄法席俱盛如佛日猶在

時也佛心塔在潤東詳見誌銘
興化軍瑞香烈庵主本郡人號幻住叟妙年奇逸飽
叢林久參等庵後得東庵發明心要歸鄉居虎丘巖
餘十年有山居小詠其一曰客來詢祕密幽鳥語聲
喧此意分明甚何消我再言嘉定間郡守以東塔招
之不出及移錫瑞香得東庵訃舉良姑杏云尚來信
采遊江外業風吹到明州界起看聲頭老拙庵暮遭
毒手相狹害猛虎出林不足威蚖蛇當路未爲惡虛
空激撥火星飛流布叢林惡聲在死中得活復歸來
冷地思量真可耐近聞筋斗已倒翻且喜昇平吾道

泰然香聊以表殷勤償劫拳頭竹篦債大衆只如佛
照和尚既然與麼且道只今是雪屈耶是酬恩耶說
着雖非古半文誰知卻有通人愛瑞香得處分明確
守其志不肯應世如梨勃窣於水光林影中想見其
高風逸韻令人意消
鐵鞭韶禪師因參庵開室直趨前曰箇是選佛場心
空及第歸今日相見處大地起風雷作麼生是相見
底事庵不答又曰十二時中有箇漢把刻來截斷你
頭去爭奈渠何亦不答遂擲一坐具曰遇這冤家不
打更待何時亦不答退身唱三聲喏曰捉得賊頭衮

逹李磨到請鈞旨庵方竪一拳示之曰領鈞旨翻筋斗便出庵入室罷告衆曰適來有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手把一條垂條如鐵鞭相似老僧親遭一下汝等諸人切須照顧自此號曰鐵鞭六年爲木叢林侍者

萬庵柔禪師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荆棘林中開活路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生鐵秤鎚被虫蛀泥盤敎下笑呵呵殺人劒與活人刀若是金毛獅子子三千里外見誵訛佛生日云周行七步已入邪路目顧四方開眼尿床指天指地有甚巴鼻唯我獨尊猶是兒孫畢竟落他圈箇什麼良久云珊瑚枕上千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閱此數語履霜知氷戲露知暑矣窓庵雖門戶嚴緊而接文甚盛豈有吞舟之鱗能漏綱耶

芥堂璁禪師領木庵室一日侍次忽逢其怒曰你在此作什麼璁特將滿西來意作麼生會璁擬答被劈口打一掌且厲聲曰速道速道璁擬答又被打一掌忽省發汗下禮謝而去自此諸方號弘法道者莫不往叅激晩住吳門聖因益䟫聲譽白髮垂肩叢林呼爲璁白頭云

履霜　周易坤卦

眞源慧日禪師字明可方峻起卓頌黄龍三關云我
手佛手兼舉掃帚拈起便行誰分先後我脚驢脚步
步踏着踏破虚空一任十度人人有箇生縁屋漏望
見青天昨夜泥牛勃跳帶累金剛發顛應庵見之歎
曰眞黄龍的骨孫也頌竹篦子云半載出師當古塞
將軍疋馬意崢嶸不知打破重城了空把牢關不放
行大慧聞曰此黄龍兒孫亦解我楊岐下說話眞源
嘗問僧曰佛以一大事因縁出現於世如何是一大
事因縁僧無語後引諭而謂之曰如一顆明珠頓在
朝天門灞頭市裏千人萬人行過不見忽有一箇漢

遇着便叫云我快活只是這箇道理會麼初住杭之
多福後住昇之興教明之香山乃天台萬年雪巢一
村僧嗣語言宗旨木水之有本原也雪巢別帖云卑
介之來收書且喜被臨安命遴選出世仍審別後新
領住持道体康安深以爲慰中間赴長蘆欲得相見
知已入院人言多福政在於潜新城深山中只成假
然而已我身畔別無人甚望汝歸來奈何已出佩空
王印事要兩全則難矣且勉力向前行道不可忽縱
自己令厚却薄他人軟暖淡薄汝亦深悉之今之住
院多如此可相信也若到秋間我定要歸天台萬年

觀音別院必作長往計無因見汝且自保順世惜人
情使祖道光顯至祝香炉不載其嗣法為常首座
愛堂妙湛禪師依水庵於杭之淨慈為水頭淨頭一
日於寺前舉扇化錢忽然猛省因忘縮臂傍僧訶曰
獃子扇上有錢了通身汗出拔歸白水庵而印可之
亦有頌示之云一堆灰上一尊佛放出毫光照天地
鑊湯爐炭裏生蓮只因洗面摸着鼻為肯堂首衆日
新福師王公慶遊山與論契合到福以黃牒招之後
赴吳門守趙公彥楠承天之請方順寂愛堂安吉人
朴野絕文飾閒發語言如枯柴人不及見惜哉

臨安府徑山少林佛行崧禪師生於建之浦城徐氏
受業於夢筆峰等覺瑞世於安吉報本嗣東庵道聲
四馳未幾起住杭之淨慈上堂舉僧問鹽官如何是
本身盧舍那官云與我過淨缾來僧提淨缾至官云
復安舊處着枯云鹽官八萬四千毛竅竅竅俱開三
百六十骨節節節欲斷可惜這僧如夢相似上堂舉
洞山云初秋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向萬里無寸草
處去後來瀏陽庵主道出門便是草大陽云不出門
亦漫漫地枯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則不無三大老
子細檢點將來總是藤蛇繞足且利害在什麼處誰

販方願切說文買賤賣貴者
徐曰善販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人棄我取乎常情反
頌古拈古 如使錢不必多也

十二

知雲外千峯頂別有靈松帶雨寒上堂云是法不可
示言辭相寂滅春䏻千萬叢春山千萬疊正與麼時
釋迦老子打失鼻孔是汝諸人還知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欲得大用見前直須頓忘諸見諸見若盡昏
霧不生大智洞明更非他物遂舉拂子云看看若道
見頭上安頭若道不見斬頭覓活畢竟如何良久云
淆合錯下注脚喝一喝下座既退席過武康宴山擁
待寺寧廟尤重佛法嘉定間再得旨董南山即詔
延和殿登對賜號佛行禪師金襴袈裟寵榮至矣
臨安府淨慈肯堂充禪師餘杭人嗣顏萬庵風規肅

十三

整望尊一時頌即心即佛云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
楊妃下玉樓終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曹
山奧酒云販海波斯入大唐先將琍寶暗埋藏却來
伸手從又覓笑奈難瞞有當行舉萬庵先師有語云
坐佛床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
拈云入泥入水則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
不回頭卓拄杖云灼然有不回頭底肯堂向升子裏
禮你三拜昔大潙佛性謂頌古拈古要奢儉得所如
人解使錢不必多也善讀肯堂語者當自知之
寶峯端庵主又侍佛照見其頌女子出定因緣有悟

入處一日造丈室於座左側叉手而立少頃便出照
呼來前曰有什麼辨白端又於右側叉手而立照喝
端趨出照頷之端怡怡如鄙人居小庵無宿給戶外
之屨常滿同門如權孤雲印鐵牛致書招之不出
安吉州烏回月林觀禪師性純誠無矯飾福之候官
黃氏子初為牧童鞭叱牛有省屏葷血投雪峰忠道
者出家謁荊南二聖飛準得度見澧州證老衲獲其
法初造室聞舉話云若能轉物即是如來面前香臺
作麼生轉曰築著磕著被叱去復隨侍過饒之薦福
看雲門話墮又十年一日繞蓮池行自誦云那裏是

這僧話墮處忽大徹塗毒在徑山避庵在華藏皆有
書致之分座頌洞山麻三斤云唇上碧斑賓豹傳舌
頭當的帝都丁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嘉泰間瑞世吳門聖因遷承天萬壽學者輻湊住山
回示疾曰猶再鼓入室且曰桂花開時吾將行俾其
徒預結夏制已而桂花盛開嘉定丁丑四月十三日
也參前入室再鳴鼓普說眾集定拈拄杖云有拄杖
與拄杖無拄杖奪拄杖眾中莫有會底出來道看眾
無對擲下拄杖危坐書偈而寂閱世七十五坐夏五
十一闍維舍利不可計烏峰寺命世宗師處死生如雲

松源

行鳥飛初無留礙烏回夏中入滅桂盛開如其言此尤見其超絶奇瑞明驗歟非荷負大法精一力乎

曹源生禪師在信之龜峰示衆云從朝至莫鍾鼓板為諸人發上上機了也若信得及塵沙諸佛在諸人脚跟下踍跳若信不及龜峰拾得口喫飯栢禪床下座眞黄龍所謂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耳

松源岳禪師初入閩見乾元木庵又之辭去木庵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源曰裂破曰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虀曰矢上加尖曰吾兒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為人者使悖地丸失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折向面前遁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庵舉手曰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源見密庵於衢州西山隨問即荅庵笑曰黄楊禪尓後在徑山閒庵閣旁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忽大徹乃曰今日方知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源生處之龍泉吳氏開法蘇臺澄照慶元間被（南宋寧宗）旨住靈隱門庭高峻入者鮮不為大器烏虖松源破庵曹源萬庵豈非起中峰之道者耶

黄楊禪尓

中峯謂密庵曰塔在天童名中峯

大梅止翁祥禪師無用嗣子示衆云瑞岩示衆絶支

離栗棘金圈傍面揮直下截人吞透得更須來與頂
門鎚語言質直如其人住山規模尤過人
月林觀禪師會中有一杜多行明得倶胝一指話且
曰吾老矣須再來歸寂後三十餘年月林在湖之報
本夜夢開室舉倶胝話見杜多行造室竪一指明且
室内舉前話孤峰秀公時在旦過中趨入亦竪一指
月林曰杜多行再來矣
福唐明首座號寂照飽參聰敏久侍空叟於四明王
几叟感風疾累年左右相繼辭去照服勞益勤叟常
囑以福鮮不宜出世爲人歸里爲鑑絕照首衆鼓山

復曰再辭也
将送也詩百五ー

帥李公俊以大雲峰招之辭以偈云箇是皇朝無事
僧談禪說道總無能頗然送日猶嫌贅敢把虛名玷
祖燈絕照勉其出復曰頑傲閑人述偈云恰露半頭
原畔立故人區事又相逢柴門去此無關鑰佛若來
時却要容即自遁去後寓閩清白雲學者景向又數
年帥趙公希瀞盡禮以雪峰迎請照以書授小師圓
庵主辭謝不赴帥封沉香爲供糈以四句云道人高
臥挽不來凜凜清風起懦頑太守無由親問道瓣香
聊寄小師四寂照三十餘年守一破紙被見地明白
遵記莂而恥表襮依林藪而安寂寥始卒不易使爭

競名位販賣佛祖者聞其風亦可以少愧矣

淅翁佛心禪師示如璨法語云本色道流十二時中六根門頭空牢牢地如一面軒轅寶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選甚真如涅槃菩提煩惱以至世間虛幻情欲逆順是非一一照破直是汙染不得若也六根門頭纔有纖毫異念便被許多爲障爲礙爲冤爲對使得七顛八倒凡聖之岐由此而分然凡聖初無兩種只是一箇了事人了底喚作聖不了便是凡夫龐居士云不是聖人了事凡夫此之謂也既知得了更須子細不可目前輕結褁着箇裹方要見人咬定牙關且崖將去驀然崖到懸崖撒手處正好入人爐鞴受人鉗鎚稱箇本色道流不爲分外忽爾時緣所逼出來與之解粘去縛內亦無愧自然綽綽有餘裕也閱此真臨濟宗骨髓耳

常州華藏明極祚禪師嗣瞎堂自得嘗舉保壽開堂語拈云保壽開堂爲衆發明三聖推出故國春色保壽便打可知禮也瞎却鎭州一城人眼三聖重重露脈膽保壽下座便歸方丈千古叢林爲榜樣唱云喚作榜樣得麼明極以大父事宏智拈提如山濤論兵闇合孫吳亦可爲叢林榜樣

安吉州鳳山資福破庵先禪師王氏蜀廣安新明人
也叅密庵於烏巨聞衆入室見其爲旁僧舉不是風
動不是幡動忽然朗悟復隨侍過蔣山五載不自衒
鬻亦未嘗得其許可遂辭歸蜀密庵潜乘小肩輿前
詣五里袖中出語餞之曰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
刃扣玄關頂門劃瞎摩醯眼去住還同珠走盤破庵
住蘷府卧龍嗣通法嗣書時密庵在天童謂育王佛
照曰元來川僧有道義佛照曰待你知得遲了蓋密
庵平生栢川僧不肯掛搭而佛照喜川僧堂中太半
是也

妙峯善禪師住台州惠因開爐示衆云翠巖隨例也
開爐撥盡寒灰火也無竪起拂子云拈起死柴頭上
底吹云不知誰是赤鬚胡高原聞之薦於青山鄭公
公云見說他住壞人院子原云佛法也要人撐拄在
後君臨安求教公果付下省劄請住小瑞岩再見佛
照於育王以風幡語直箭鋒機佛照贈之以偈云今
日爲君通一線斬丁截鐵起吾宗妙峯劉氏晩年叢
林以老劉呼之

衢州報恩百拙登禪師和州烏江人族閔氏應庵晩
子初有見時言夜半如白晝示學者曰道人相見莫

丁音釘

週遊大地都盧是一州信手拈來信手用始知大地
一毫收又曰道人相見勿啰啰一句可以定干戈得
失是非都拈却不知那事復如何住報恩二十五年賦性
絶彫飾機語皆質直故有百拙之號

野雲南禪師會稽人表裏端勁先於無用會中為園
頭有契悟後瑞世示衆云霜風落木鴈陣驚寒生身
父母露出心肝觀音菩薩喫棒不盡失却鼻孔且喜
諸人天下太平又云百丗許推尋求不見面一時休去
在處逢渠長連床上喫粥喫飯取飽為期我且問你
常住一粒米是幾番過手烏瘴楊岐之道至大慧大

振語言機鋒宥江八月之濤莫能遏者也無用紙以
其親扐厎接之亦無敢湊泊晩始得野雲此等示衆
真無用親扐語未知孰為優孟孰為孫叔也不忝為
佛日之子孫矣

淳庵淨禅師蜘蛛頌云立處孤危用處親一絲頭上
定乾坤渠儂不是誇機變要與衆生斷命根為之所
論尤能節儉省事不勞役人亦如舜老夫炙灯掃地
皆躬為之

退庵奇禪師頑印別峰室于徑山別峰繞望見其來
失喜下床接之不復為衆舉話退庵恐妨衆後惟来

大覚璉曰舜老夫賦性簡直不識權衡貨殖之事日有定課曽不少易每炙灯掃地皆躬為之嘗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予何人也每垂老其志益堅或人曰何不使左右人老夫曰

經涉寒暑起
坐不常不歇
勞之[illegible]

退庵住金山普說

至住金山普說云便恁麼散去早是辜負平生了也
那堪更進前咨詢某甲等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不
堪為種草若是五為賓主成法為人却較些子此為
已徹證者說或者久在叢林非不用心不能得箇透
徹者過在什麼處過在信根不重半信半疑似徹不
徹只是無決定志又不能全身放下縱使放得下做
得理路絕處情識盡處靜境不戀鬧境不拘只與麼
浸在死水裏分明死了活不得往往多只向這裏看
到若能猛烈奮將去一撞撞著始得此為久在叢林
打未到頭者說若是乍入叢林兄弟信根純淨諦聽

此事恰似箇白練絹相似不受他人點汙得遇明師
發一片誠心不顧出入前唯只是要參禪學道發明
心地資之勇猛確然以生死大事為念十二時中時
時覷捕驀然湊處絕知解如晴空萬里不掛片雲何
患日頭不出也日頭纔出無不照處日頭出時恰似
箇什麼山野老婆心切向壁角頭搭出一片陳橘皮
與諸人作樣子豈不見壽禪師因普請次拋下一片
柴頭驀然契悟便道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
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這箇時節還計較得麼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法眼和尚也曾恁麼打發一回便解道

物物到心上全心物自開古今城郭裏得者住處山
可謂真語者實語者當恁麼時不用求殊勝殊勝自
然至非但壽禪師大法眼如此至於三世諸佛六代
祖師天下老和尚皆不出此若有別證別解即是外
道法非是佛法金山恁麼忉忉怛怛恰似箇媒人相
似東邊說一歇西邊說一歇兩邊說一合及至到家
相見你自理會不干媒人事你若實到家相見一由
便不忍捨也參禪學道須到不忍捨處田地正好
做工夫如人上山各自努力烏亭入大爐鞴上大鉗
鎚等開發一機示一境自不尋常此等喻說恰似壺

別峯

六

面立契相似東西南北四至一一爲人指出別峯三
十餘年坐曲盝床只得退庵一辭足矣
南嶽方廣照禪師淳素鄙朴以罵詈爲佛事學者憚
之有二僧至照問曰天寒歲暮上座何來僧曰一家
有事百家忙照曰相見底是阿誰僧曰某甲與和尚
照指香臺曰香臺前是什麼僧曰香臺照曰將謂怪番
猛將元來是行間小卒僧喝照便打問第二僧曰天
寒歲暮上座何來僧曰不得氣力祇對照曰聞你攪
眾出院是否僧曰和尚幾時得者消息照曰近前來
與你道僧吐舌照便打且含胡詬罵曰我這裏無柴

照白眉
橋洲　元

本元字下有雲字時字作而字挽強下有用鎗須用長一句藥字下有者字

無業也來亂統以拄杖趂之照西蜀人佛照會中號照白眉者垂示機語不在空叟鐵牛之下橋洲曇禪師字少雲嘉定府人出峽住明之伏錫晚日著論發明佛祖機緣名曰大光明藏筆勢宏濶惜未成全書而寂論賛丹霞云剗殿前草騎聖僧項天寒燒木佛三事併案夫豈他人所能如衡山之雲軒豁呈露邊見突兀不自爲能也然時有觀顛悖怖而喪其所守者院主是也等閑放過南陽侍者而直擒取南陽國師所謂挽弓須挽強是此手也重哀未世破癰之疾增損古人必効之方成大法藥者宜用完

三十

和津嶠下和平之福可立而俟也余見佛智老人偶閱此且曰學者亦宜於此用元和津嶠下洲嵒自撰龕誌略云初聽楞嚴圓覺起信後捨去依成都昭覺徹庵白水庵誓包南來從先大慧於育王徑山後見東林萬庵將山應庵辛苦艱難始畢平生之願則知其渉歷尤艱辛未聞容易而得也

慶元府天童無際派禪師嗣佛照生於建安張氏慶元四年開法常之保安上堂云說則無功有過不說又是罪過自今各省已過無以責人之過拄杖不進放過也要從頭按過卓拄杖云内卦已成再求外象

又卓三下占得風山小畜變成澤風大過卓一下下
座初頌密庵法席有前紙堪戲偈頌云當陽拈起
剪刀裁七級浮圖應手回堪笑耽源多占老湘南潭
北露尸骸一衆眼瞎讃船子云三十離鉤撥一棹百
千毛竅冷颼颼雖然兩手親分付要在渠儂自點頭
讃靈照女云老爺娘盡生涯後累汝沿街賣笊籬不
是家貧兒子苦此心能有幾人知叢林稱之嘉定間
在天童示疾辭衆上堂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
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唱一喝云幾度賣來還自買
爲憐松竹引清風下座入丈室端坐泊然而化壽七

十六臘五十二佛果下大慧接又多如馬祖今獨此
庵下爲盛
鼎庵肇禪師在雪峰日賛祖師云德山棒下捕辰脈
蟭螟眼裏乾坤闊半斷東南第一峯百川倒流閑聒
聒自題像子曰陰崖鳥滅槎頭雪午夜猿啼竹外煙
莫怪住山無伎倆騎牛踏破水中天余己酉夏在石
翁玉和尚會中耆宿猶能言之今僅憶此二賛云
金華元首座剛峭簡嚴叢林目爲飽參見寺庵於白
雲始了大事僧問如何是佛曰即心是佛問如何是
道曰平常心是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趙州道

底聞者皆笑後有僧問如何是佛曰南斗七北斗八
問如何是道曰猛火煎麻油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曰龜毛長數丈傳者皆喜噫若如此辨驗者話不惟
埋沒己靈抑亦辜負前輩

蒙庵聰禪師生福州長樂朱氏少長不侵侮好狎年
十九依信之龜峰光晦庵二十七得度即出以欲隨
衆博上一体究己躬大事晃以衆務為撥役庵笑曰汝要
緊參禪那佛法在一切作用處尋常行履處何懼事
務奪耶今且限一月日如不了决罰不恕退以佛法
在尋常行履處寫貼於應上脇不至席者半月庵時
時默探之見其作意太猛烈欲念云此子若不悟恐
狂去一日聞擲鼻有泣聲云噁壞了此子詢問乃知
俗家訃音至庵舉慈曰這裏好與一槌即喚衆問曰
汝有什麽事具道以父亡聲未絕庵扭住與一掌云
許多無明煩惱甚處得來又一掌當下疑滞氷釋即
禮謝衝口呈偈曰了了徹底了無端赤脚東西走
踏破晴空月一輪八萬四千門洞曉庵曰這鈍漢且
放三十棒曰某甲亦放和尚三十棒曰你看瞎漢便
敢亂統自此機鋒峻撥無敢當者庵臨寂時付以法
衣并偈曰再來毒種元聰侍者叵耐吾宗滅汝邊也

且曰異日不得辜負老僧曰即今亦不少曰信麼則
三十年後此話大行曰蒼天中更添冤苦瑞世龜峰
爲晦庵嗣後遷六處被旨住徑山十四夏而寂爲
虗堂庵於晦庵之門燒尾鱗也如鳥窠得會通無三
登允到之勞雖白師資緣合顯微一貫如印印空了
無朕迹非介而勇頴而專者之驗歟
笑翁堪禪師初遊方祇明之太白無用問曰汝行脚
僧耶遊山僧耶曰行脚又問如何是行脚笑翁以坐
具摵之無用曰此僧敢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室中舉
狗子無佛性話擬開口無用起舉竹篦翁應聲曰不

荼毒哉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身萬里無用然之翁
平生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
自牧謙禪師西蜀人温雅博喻雙徑蒙庵之嗣入閩
住鳳山遷鼓山時尚州文學劉鎮叔安謫居最久間
往諮參一日問曰某甲參得禪麼曰人人有分曰卽
心是佛如何是非心非佛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劉
因此留心佛法自牧後在雪峯室中問學者雪峰有
句子僧曰請和尚道自牧以拄杖趁出如此爲人契
機者少
妙峰善禪師住杭之靈隱丞相青山鄭公因天童闕

周易謙卦初六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程氏曰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

又奏勉其行吝以年踰耄耋尚夜行不休乎述二偈辭免一曰剥啄敲門定眼開驚傳鈞帖入山來倚岩枯木摧殘甚空費陽和到一回二曰鼻繩牽斷已多年老倒松楸淵草邊相國恩波如海淵何妨乞與日高眠嘗指簷祖見僧面壁云費力不少瑞岩主人翁云即今亦不少妙峰晚年足不越限晝夜惟擁楮衾兀坐垂示語言皆發藥人鄭公題其録云師於佛法中横鶩直貫曾無留難如大圓器滿貯虛空不可執着如七寶山湧智慧泉悉具法味可謂知言矣

慶元府天童如淨禪師頎然豪爽叢林號曰淨長禮

真歇塔偈云歇盡真空透活機兒孫相繼命如絲而今倒指空腸斷杜宇血啼花上枝示衆云心念紛飛如何措手趙州狗子佛性無只个無字鐵掃帚掃處紛飛多紛飛多處掃轉掃轉多掃不得處拚命掃晝夜竪起脊梁勇猛切莫放倒忽然掃破太虛空千差盡豁通宗趣可知矣有聞瑞世嗣誰曰如淨聞道號謂何曰淨長後於太白山感疾退席下涅槃堂始大哭爲鐵足庵燒香入寂時侍者告以法堂寶蓋鏡墮於座上曰鏡枯禪至矣如其言

高原泉禪師令嗣素蓄瑞世慶元梨洲有聞棗鉢已

露王寶難藏四衆側聆願聞法要曰截舌有分階慈麼則一句超今古禪徒息萬機曰又怎麼去也問如何是梨洲境曰䕶帝古木月照高峰問如何是境中人曰是攔不上問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曰且待驢年四衆拭目傾耳

空叟印禪師詣育王時佛照法席鼎盛頌善才者累紙空叟有云童子纔生河沙福聚凜然氣宇如王覽城東際智願已全彰展轉參尋知識不移寸步歷遍南方無窮事風高月冷煙水渺茫茫一聲彈指處毗盧樓閣門戶盡開張塵塵頓現法法圓常都是夢中境界惺惺後蒲面漸惺歸來也重遭摩頂　雪上更加霜衆推之後空叟道益聞著亦住育王

淅翁佛心禪師云空東山荅余才茂借脚書眞蹟若予殿前一本教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書云空本巖究閒人今雖作長老只是前日空上座常住有無一付知事豈敢涉私盜用常住結好貴人或用資給俗家或用接陪知己今之帶開披毛償所負者皆此等人也先佛明言可不懼哉願公勿置我於此輩中則公之入帝鄉求好事前途未易量也逆耳之言不知以爲如

何佛心每以此舉似於人璨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
供衆之外幾如鴆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霑着
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
薑煎藥蓋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特拈衆人鉢盂中
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己非泛人情又其甚則
劉去撥貫恣行廣作人情冀遷大刹只恐他白鐵面
閻老子與計筭哉因併録之

臨安府淨慈退谷雲禪師初在鐵庵一大禪會中爲
侍者值其開室問國師三喚侍者谷以手搯其口又
問侍者三應又作麼生谷拂袖徑出後得佛照印可且

謂其機語如雪堂行及得 晉住明之育王時佛照
居東庵父子相從之樂昔未有也退谷生福州閩清
黄氏

寂照明首座孤風超絶生緣福州長樂多見宗匠嘗
有頌曰大事未明喪考妣既明雪上又加霜曾聞三
峽猿啼苦鐵作心肝也斷腸晩自浙歸閩幹瀑園
頌曰劒刃翻身能有幾無端平地死人多從頭喚起
重甄過未免依前埋没他可見其人矣不肯出世終
老於白雲古寺閑房中樞相鄭公性之尚書陳公韡
居私第嘗躬詣而問道焉瑩雲卧謂臨邛復首座曾

見尊相來演祖侍以父執始終一節亦足以增鬱緇
林豈特高蹈雄席然後爲榮哉吾於寂照亦云
潮翁佛心禪師雙徑法席人物林立嘗撫膝云你向
者裏下得轉語不空過一夏有云覿面相呈更無回
互有云疑殺天下人皆被叱謂不可趂口快佛智老
人時在侍旁緘嘿而已老人後爲拈香云千鈞上絃
當時遼天索價一言道盡不合貼地相酬只今驀路
相逢諱不可得避亦無由禮拜燒香將錯就錯何故
覆水難收又云說大脫空用無轉智當時打向面前
過驀被以手一畫三十年悔不可追恨不可消曲不

可直只今白浪堆中我遮一鍬揷香云莫嫌拈出太
宗師家拈出一絲毫竪動四世界更無一絲毫滲漏
處此語皆是相見時話入道時之因緣也
泉州法石隱山璨禪師上堂云德山棒如雨點臨濟
喝似雷奔隱山當時若見一時趂出三門爲什麼如
此當門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着衣佛涅槃云我
佛本不降生今日何曾入滅若道非生非滅也是眼
中着屑汝諸人瞥不瞥畢竟喚今朝作甚麼時節一
度風來一度寒一向飲水一回噎請看陌上桃花紅
盡是離人眼中血垂示類此隱剙之晉江人性褊躁

好與剃自謂叢林一害瑞世下生前涼峰空退庵此
菴乃其大父云

高原泉禪師住梨洲花曲寂寥無準爲首座辨叟爲
維那雙杉在會下原夜坐舉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
宵何所爲判叟曰覷著氷河連底凍雙杉曰牽來好
與頂門槌原默然壯歳時已得奇退庵許與矣

丞相鄭公帥居建昌時號莫窮居士要詣光孝寺問
道於璨隱山聞舉狗子無佛性話擬下語被喝住呈
偈曰眼前一座鐵壁挂天拄地黒漆今朝瓦解氷消
一下晈然明歷歷又被喝出後請益得示以清素侍者

語犯率悅可能入佛不能入魔渙然氷釋述偈曰翻
看欄衫倒著靴横枯竪放揔由他入魔入佛尋常事
一段風流出當家又曰婬坊酒肆飽經過一曲尊前
囉哩囉打鼓看來君不會大家把手上高坡隱山深
肯之即陞堂告衆有隱山撾鼓爲證明千古叢林一
盛事之句

天目禮禪師在鄭峰時佛照閑室舉風動旛動者僧
如何荅曰物見主眼卓竪照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
甚麼見祖師荅曰揭翻腦蓋印空叟隨後入室照復
舉前話叟荅曰貪觀白浪失却手中橈照曰老老大大

大作者箇語話你看適來後生子下此一轉語大目在佛照會中依止三年因不受書狀職遍靈嵒時擬鈍亦舉前話答亦如前鈍曰此語只有王會中用得我者裏飯水也未到你與在烏嵳二大老接之如此宜為萬世師也

少室睦禪師在瑞嵒偶鳳山彌老持松源像請賛賛曰開口不在舌頭上話墮也大力量人擡脚不起未為分外平生用者此兒却被鳳山挺敗瑞嵒與麽賛揚也是送賊入界少室宗眼端正類此示之非徒從事於語言之末也

本真書記福唐朱氏子棄儒依資福山主祝髮出嶺遍參叢席有持立操行晚得天童慈航印記即歸里之杉溪卓庵居焉奉己甚約食僅足而已嵒谷幽遠水木清華眇然絕俗離世若將終身有偈曰茅庵小築向溪南蹤跡惟饒野鹿參昨夜蒲團霜月白最憐松葉落鬖鬖又曰高懸櫻拂與筇枝覿面相呈早費辭此外更無親切句不知若箇解尋思豈非高尚其志者歟或議其不得激發後學為不幸予謂以櫻拂筇枝示人止此足矣又何必別求語言哉

秀嵒端禪師曰大慧和尚舉趙州一日在佛殿上見

文遠禮佛以拄杖打一下遠去禮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頌曰文遠脩行不著堂時時瞻禮紫金容趙州拄杖雖然短腦後圓光又一重大圓見曰妙喜作用不減嵓頭死心昔來商確可謂光前絶後今爲跋末句必來但恐不得相見矣跋云劃破華山千萬重大慧閫之果欲詣見而大圓已遷化只題其録云七佛命脉諸祖眼睛但看此録一切現成二老相敬如此今無復見其人氣槩猶追之烏摩二大老故無復見秀嵓亦已矣因録而識之有能於筆語外着得隻眼庶免三人證龜也

枯崖和尚漫録巻中

祖賢首座撫之金溪人人品高妙得法於癡鈍久留閩南欲歸鄉至義江有感而反梵縩疏與歸竟嘉編茅隠於莆之土襄山嘉既赴福帥長生之招即遷于黄山條塘角梓士室僅容膝扁曰樂此遠近者聞之始供以粟焉居二十年如一日郡侯曾公用虎高其風以襄山慈壽虛席禮請不赴嘗讖十不去以見意末章云十不去止此便爲諸佛土假饒天子詔書來向道不須生事故復齋陳公宓與論持敬二字荅云敬足矣何用持爲遷化後王堂林公希逸祭以文畧

曰六經之外得此良友余近與方劉諸公遊石室晚造其故廬月色清朗松聲蕭騷慨然想見其高標逸致也

鐵鞭韶禪師直諒不窺密福州縣亭人也赴温陵光孝請開堂祝聖拈香罷乃云喚什麽作第一義莫着旁不甘者麽出來道看時有僧出問頂𩕳摩醯眼卓竪拄杖卓一下云住住今日開堂不比尋常佛事設問答到彌勒下生鉤鎖連環盛水不漏也只是鼓粥飯氣於自己了沒交涉所以道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問答交馳如青天轟霹靂著者不容眨眼那

堪更向言中定旨句下明宗大似緣木求魚守株待兎殊不知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這裏徹去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其或未然更爲錦上添花復卓拄杖下座有八會録行世蜜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

周易復卦九二
復道坦坦幽人
貞吉不自乱
也程代曰蓋其
中心安静不以
利欲自乱也

覺庵惱賛府看繹書有省休官依翠微乞名惟覺裂冠雜髮具戒尼後居山有偈曰氣衰力憊不堪言得意濃時便息肩棄俗棄官兼棄欲由人由命更由天飢來爛煮黄粮飯困後和衣白日眠山鳥一聲驚夢覺不知今夕是何年可謂幽人貞吉中不自乱也

破庵先禪師嘗曰今時兄弟做工夫不悟宗性所以不

見效驗我行脚時密庵住衢州烏巨山我在彼中充
知客解識了往見水庵于雙林兩廊長我每夜不睡
從東廊行到西廊提起話頭做工夫行三兩匝了歸
堂中打一看上下間兄弟一似爛冬瓜相似覷了自
思量道我若不着便也似者一堂爛冬瓜討什麼椀
子我在那時做得些工夫室中也開得口只是命根
未斷心下畢竟不穩遂起單至平江萬壽僧堂前歇
那時是灯止庵住萬壽是無鼻孔長老粥罷打鼓入
室我心裏欺他不去有同行去入室了却來問我你
去入室也未我謾同行云我去入室了又却自思量

韓信軍漢高
三年

五

道他是我同行我謾他心下未穩當漸要歸川去却
是如何恁地思量心中躁悶遂行入僧堂後去忽然
擧頭見照堂二字從前疑情頓釋遂上蔣山再見
密庵室中無不契合破庵參禪如韓信軍孤在水上
必死無二志所以勝也
秀巖瑞禪師上堂擧馬祖日面月面後來水庵頌云
日面月面胡來漢現胡漢不來淸光一片拈云見馬
大師未可秀巖也有頌日面月面磚頭瓦片踢倒淨
瓶撼動門扇擧老宿一夏不與僧說話話拈云者僧
正是餓雞裏餓死漢老宿着甚死急惹他見解喚來

痛打一頓趂出三門爲甚如此爲人須爲徹殺人須
見血烏虜爲拙庵拈出底木庵更得來語在叢林話
在人口雖然要見秀嵓猶隔海在
江西雲卧瑩庵主曰徑山謙首座歸建陽結茅于仙
洲山聞其風者悅而歸之如曾侍郎天游呂舍人居
仁劉寶學彥脩朱提刑元晦以書牘問道時至山中
有答元晦其略曰十二時中有事時隨事應變無事
時便回頭向這一念子上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趙州云無將這話頭只管提撕不要思量不要穿鑿
不要生知見不要強承當如合眼趒黃河莫問趒得

延平李侗字愿中南劍人晦庵朱文公之師也先生以冰壺秋月瑩徹無瑕　七

無頼查

過趂不過盡十二分氣力打一趂若眞箇趂得這一
趂便百了千當也若趂未過但管趂莫論得失莫顧
危亡勇猛向前更休擬議若遲疑動念便沒交涉也
謙嘗從劉寶學請住建之開善向與雲卧同侍大慧
最久劉翔齋云文公朱夫子初問道延平篋中所携
惟孟子一冊大慧語錄一部耳　亦見佗經下卷十六紙
臨安府淨慈北磵簡禪師贊茶陵郁云趂步竿頭擲
斷橋太虛凸處水夫凹古今喫攧人多少不似闍黎
這一交賛靈照女云屋裏橫機抗老爺門前斂手揖
丹霞娘生齡好兒女也有許多無賴查叢林多誦之

淳祐丙午三月晦日書偈云平生無伎倆赤脚走須彌一步闊一步三更過鐵圍且曰翌日可行矣至期趺坐而滅中舍程公公許莫以文略曰踞南山頂延綸千尺湖水渺瀰魚冥不食云病及期体懽神逸維莫之春參徒雲集師顧而笑吾歸有日題四句偈茲爲絕筆及孟夏朔泊然入寂師昔所證本自緜密末後一着乃是真實是爲實錄噫老礀神情秀特博學強記而喜爲文得法於東庵佛照昔甘露滅堂仲温皆見地明白其可以文字多之老礀委順時尤殊特若此

佛行指少林

參預真文忠公德秀與雙徑枚少林同里閈相與講道翰帖往來無歲無之一帖云甲子乙丑年間在延平嘗夢至一所十六羅漢在焉其中相好端嚴者忽開目相視微笑曰得大堅固力俄而天樂浮空而至音聲之妙絕異世間遂寤今將三十載佩服不忘近於夢筆得開山一片槧小庵其上欲以大堅固力爲銘擬得吾師一偈以開發蒙滯等覺亦舊遊也其能忘情乎余見此帖於徑山三塔庵烏虖西山可謂三十年一夢而覺矣欲銘大堅固力寐語作麼何必佛行重説偈言

慶元府小靈隱栢巖凝禪師性簡兀無所交接乃怠
庵法嗣住金文曰撥網云盡大地是箇住處不用强
安排盡大地是箇當人何須求影迹東邊住喚你東
邊長老西邊住喚作西邊長老翻來覆去横倒竪直
一月之間做出許多不唧嗹雖然你要見凝上座又
却相那邊更那邊你不要見又却在你諸人眉毛眼
睫上如是而住如是而說一箇舌頭分作兩橛且道
那箇舌頭顧左右云了大抵步驟熟如箭雲汗血無
窮態也

秀巖瑞禪師與無用松源入閩見乾元木庵問近離
甚處曰鼓山曰恰欲得鼓山信將得來麽巖展兩手
庵曰參堂去俾其執庫務亦不懂勞庵險奇之洗衣
次庵曰作什麽巖提起衣庵曰荅話也不會巖擬議
庵便掌忽省發後往明之育王爲佛照嗣庵聞之寄
以偈曰嫣嫣年來鬢髮踈心心只是念奴奴一從嫁
與潘郎後記得從前梳洗無余昔頴石門會和尚法
席於九峰聞其言如此

鐵鞭韶禪師剛正孤硬以大法爲重住呉門承天
廣架僧堂以延衲子室中舉狗子佛性話驗之少有
契者元雙杉時在會中投偈云狗子無佛性一正一

切正寰中天子勑塞外將軍令鐵鞭頌之
笑庵悟禪師周氏居蘇之常熟以侍才無等復與松
源同扣密庵密庵曰尒平生見處試語我來隨通所
見曰未在參堂去笑庵後於僧堂中見火燈首悟室
中横機無所讓頌德山入門便棒云倒嶽傾湫與麼
來小根魔子謾疑猜神駒一躍三千界空說門前下
馬臺密庵聞而喜書松源在衆時跡於世事笑庵微
細皆任責及源住靈隱庵在里之靈巖且舟抵杭訪
之到門三日方得相見無慚色後源赴法華招又以
靈隱力舉自代前輩所見異於流俗與今人一語或

左襄十八年南風不競楚必無功

訕終身為恨者大有逕庭也併書此為後來龜鑑
笑翁堪禪師門風壁立氣蓋諸方初住台之報恩台
舊無律宗師與郡守齊公碩議合十寺為一禁壇習
南山開遮持犯之法風厲後學及遷平江虎丘閩帥
王公居安復以雪峰招之且貽書南堂謂南方佛法
不競須賴作與得　首乃行未幾詔住杭之靈隱忽
僧持釋迦出山像請賛即書曰半夜逾城全無肯重
端坐六年父靜思動衲卷寒雲下雪山與又相見又
何頗
松源岳禪師由虎丘遷靈隱老而瞶叢林呼為老瞶

亟　音革　急也

翁以所傳白雲端和尚法衣亟欲付人垂三轉語云開口不在舌頭上大力量人為什麼擡脚不起大力量人為什麼脚根下紅線不斷而無契者留衣塔下曰三十年後有我家子孫來住此山以此付之遂告寂石溪後亦由霅丘奉　旨而至徑拈衣云大庾嶺頭黄梅夜半争之不足讓之有餘而今公案現成不免將錯就錯捧起衣云敢問此衣白雲傳來松源留下明什麼邊事惱乱春風卒未休今佛海留於雙徑傳衣庵其後有所待耶

絶照鑑禪師初住里之乾元佛生日上堂云老鼠雖無三寸光徧天徧地起灾殃命根落在乾元手消得當頭一杓湯由是名播叢林後遷鼓山學者瀾趨雲萃晩年玉几論薦詔平命將下而寂矣絶照福州人嗣訥庵

播　去聲　揚也

四　音須　當去呼

肯庵圓悟禪師建寧人天姿閑暇居武夷山餘十年因聴牛歌悟道嘗有偈云山中住不識張三并李四只收松栗當齋糧静聴嶺猿啼古樹瑞世於福唐大目禪苑嘗授儒學於晦庵朱文公與帥辛公棄疾爲同門友因以黄檗延之入寺有讖其行李數十擔辛聞之慼然不樂後過都運黄公瓌同訪之且曰有道

无長物 晋王恭以簟送王忱曰吾平生ーー
韓信多〻益辦 史
紫陽 朱晦菴初居建之崇安名云室曰ーー後居建陽号雲谷老人亦曰晦菴晩号滄洲
七

之士三衣外無長物多多益辦不爲道人累乎庵笑
不容徐而共觀諸老手帖因盡掲籠篋示之皆古徳
墨蹟紫陽書翁卒有慚色
寒齋高士林公公遇字養正棄官無經世意惟與山
林負大法者講明此道寄竹溪林公希逸云此事何
須向人説有耳如聾真秘訣此事何須向人語有口
如瘖真活句盲聾瘖啞是仙方箇中別有長生路長
生路亦無朝亦無暮亦無今亦無古亦無萬象與森
羅亦無山河并國土長生路在何許不待丹成自輕
舉只在目前無尋處要尋只在無尋處寒齋所著述

巻〻 蒙卦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益卦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徳
六

心鑑録有補於吾教後村劉公銘其墓云猗公所立
與天壤俱起乎晝前復乎性初以爲釋耶則踐乎實
以爲老耶不放乎虚探千古之秘寶而獨得叢一世
之苦淡以自娯余所述者述之區區若君之心不可
擬摹者欲求之于君之精者言也勿問元吉
東山源禪師初在凝鈍室中聞舉如何是大道之源
下一喝述偈曰大道之源立問端老魔徹底自欺瞞
誰知家醜難遮蔽一喝當陽雷破山又從老佛心於
徑山證徹闡識歸閩投以偈曰掲翻腦蓋笑談間槃
走珠兮珠走槃一段風光攔不住堂堂擺手出長安

時淩霄會中人物如林清鐵脚阡都寺咸在焉皆趂韻餞之後出世嗣佛心東山與參與徐公清叟為方外交公帥閩日以雪峰招致離蘇之虎丘至建上順寂于光孝悲夫

雙杉元禪師戒行嚴潔佳秀之天宰小參舉應菴室中問密庵如何是正法眼庵云破沙盆拈云者些說話如丫叉路口多年一條爛木頭風吹日炙誰敢覷着忽被箇徤兒馱將去上面元來有消官印且道印文在什麼處五陵公子少年時得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為彈子海棠花下打黃鸝蕙石田特稱之雙杉生於福州福清鄭氏先有温蘿庵後有密庵繼而僻雙杉也密遂僻即其俗門叔父法門落髮師清如源者見趣標行尤卓然鄭氏所出尊宿可謂盛哉

枯禪鏡禪師清苦古朴大師史衞王尤致敬之初揖見即問曰踈山曹家女始末如何枯禪厲聲曰相公與麼問失却一隻眼然則祖師垂示何得而發注耶左右愕然王笑而已遂進席徵詰論辯至夜分方散惜當時無人與記錄耳枯禪每見求掛搭者則先令撤去白領剪除濶袖方許相看

藴峰定禪師福之長溪人嘗過毗陵時思庵依無際

詒音貽贈言也 遺也

値開室擧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定曰不會文
擧似之文曰不會無際堪住曰一不會二不會定失
聲答曰泥團土塊後於永嘉龍翔文絶象會中分坐
無際在明之太白詒書趣歸昔佛智老師亦待無際
故詒書言之

安吉州道場別浦舟禪師師事老佛心後爲空叟嗣
佛成道上堂云釋迦老子二千年摩竭陁國自云明
星見時豁然悟道胡人多詐知他是實是虛後來眞
淨道今有克文比丘於東震旦中赫日見時又悟箇
什麼閞西人沒頭腦爭知是有是無川僧開口見膽

一句是一句拍床云是那一句曾經巴峽猨啼苦不
待三聲也斷腸又云百丈三日耳聾馬祖有過無功
臨濟三遭痛棒黃蘗有始無終虎嵓不行棒不行喝
成蛇底成蛇成龍底成龍拍床云不見道鶯遷楊柳
岸蝶舞海棠風見處穩密拈出示之如春在花月在
水了無朕跡空叟之門嶄然而絶出者也老藏云别
浦嘉定間與癡絶並驅爭先惟壽不及癡絶爲虗措
哉

雙杉元禪師乃柔萬庵之嗣國史陳公貴謙與弟參
預文定公貴誼於武康龍山剏雙杉庵館焉荅國史

公編宗鏡書云正欲語台菴恭致問訊藻翰寵臨伏
審深入宗鏡三昧辯才機用恣無畏就揭所錄數枚
聯珠貫璧真擇乳鵝主眼腦深用降歎但恐日新之
議將棄舊習於此去取或未一定如欲啓發多聞強
識使知聖賢地位不容以智力可致用此爲致道之
具求無文非自得之妙康時濟物浩然無窮是以用
佛爲真儒之效也世有局於見聞者主張門戶者忘
是而口非之不得其謹意在息之而不知其自欺真
所謂可憐憫者觀此亦可意解也室中三轉語禪和
子窮平生工夫如應舉三場文字相似通白夜爲之
猶恐未暇豈是好趍難而捨易棄彼而取此蓋不專
工夫究未到大休歇田地徒成知見解會障自己眼
倒行逆施前輩有言若真箇要打透此事切不可着
此錄將來意識先行未舉便會更無可疑失佛方便
則無入頭處雖曰利之其實爲害陳操尚書是个參
禪樣子對雲門教意尚自拈出口欲言而詞喪心欲
緣而慮忘被雲門一期籍沒了家財是也今居士要
爲法施大檀越須全圓栗棘鐵酸餡子用事勿引人
入草窠反增其粘縛如何因筆切怛稍暇當請拄杖
以謝多口之罪國史公因此開悟

西山亮禪師頌趙州勘婆子云飢時定閩飢飽時定閩鮑婆子在臺山趙州勘破了遯庵可之出世金陵清真提唱語言發若機括寄天童癡絕云濟倒西山百不能隨身賴有一枝藤東撐西拄消閑日甘作荒山小院僧住四明小靈隱而終西山蜀人性方雅不喜與俗流交無準叙其語稱為本色宗師者也

無準佛鑑圓照範禪師少頴悟以機辯自將謁掌庵于雙徑庵問何處人事曰劍州人問還將得劍來麼佛鑑下一喝庵曰烏頭子也括噪人佛鑑髮黑時呵為烏頭後隨侍破庵因謙道者入方丈請益躡蹤而往破庵見謙至便問近日胡孫子如何謙曰胡孫捉不住破庵曰用捉作麼佛鑑聞之胷次豁然

井山䆮禪師至節小參云正令全提十方一團鐵寘樞坐斷大地絕行蹤不是禪不是道摩竭提國三七日中鐵壁鐵壁少林山下九年冷坐浣盆浣盆自餘臨濟德山揔是衆盲摸象一向與麼荒草連天拂子俯徇時宜曲開方便以拂子畫一畫爲陽又畫一畫為陰陰陽交感歲功乃成忽若乾坤窄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時黑且道是陽耶是陰耶擲下拂子云待石筍抽條即向汝道井山乃枯禪俗門之姪法門之嗣

子也自幼至長羽之翼之如鷹兒出窠便有冲天志明師出賢資信矣恨不能盡其設施而早世

建康府保寧即庵覺禅師嘗與無準同參破庵後因無準山居寄以偈云吸松風飽山色浩養未妨清徹骨夢覺千嵓杳靄分興來一笑乾坤窄霹靂凝雪翠滴滴泉瀉斷崖聲瀝瀝故人斯樂我何知避跡白雲抱幽石送高源住梨洲云小玉聲中認得些至今两眼尚眯麻阿師不雪郷人恥鼎鼎教誰辨正邪蜀諸老如高源即庵石田無準道價皆為一時之重猶鼎盛哉

慶元府雪竇無相範禅師於松源開法焦山龍象駢集為新雪竇無準上堂舉楊岐和尚出世陞座罷九峯勤和尚握其手曰且喜得箇同參岐云如何是同參事峰云楊岐牽犁九峰拽耙岐云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峰擬議岐云將謂同參元來不是頌云楊岐左眼半斤九峰右眼八两一對無孔鐵鎚至今收拾不上叢林咸以大範呼之盖與無準行道同一時也赴雪竇請遂遷寂先是紹定辛卯歳旦上堂云春來萬彙悉皆新一段風光盡不成無事妙高行一轉不知誰是境中人明日齋退巡寮登妙高峰且

誖音佩乱也辛也逆也

詩話總龜蜀州郡閣有紅梅數株方盛開有二婦高髻大袖倚欄而視題詩壁上日南枝云、寄語作凭恐伏欄看作欄干

云會吾意否又明白赴堂喫粥罷索湯沐浴端坐而
寂衆議峰頂建窣堵波見於佛鑑所記云
平江府雙塔無明性禪師性端潔疾詩謗頌開口不
在舌頭上云明脩棧道暗度陳倉刻舟猶覓劍夜雨
過瀟湘大力量人擡脚不起云只許老胡知不許老
胡會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大力量人
脚下紅線不斷云放兩拋三瞞神諱鬼換盃換盞誰
不識伊頌趙州見二庵主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
春風有兩般寄語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松
源沓肯之無明一生眠食不離清衆老益精進惟此

一節亦可書况衲子資其決擇乎
栢岩山禪師福之王姓林氏子飫遊叢林所至輒前
席題畫水波壁云波浪鼓時無點滴風濤息處即滔
漫明窗紙鋪休尋覓壁上行船方好看同輩皆稱歸
重住洋嶼雲門嗣息庵砥節礪行衆所畏服
中巖寂禪師天性孤高示衆云過去諸如來塡溝塞
壑現在諸菩薩褫無頭褌無口未來修學人推不向
前拽不向後若也會得同坑無異土若也不會君向
西秦我之東魯又云行亦禪坐亦禪終日舉頭不見
天出乎尒反乎尒認著依前還不是拈起則充塞太

處放下則纖塵不立不拈起不放下鎮州蘿蔔頭趙州索盡遼天價又云今朝七月旦夏制將垂滿更上曲盝床舉則舊公案舉得全鼻孔沒半邊舉不全舌頭拄梵天啞胡亂了也還我這則公案來卓主丈云切忌唱嘐此數語如含沙工於射影吾恐見之一不中其毒者幾希

天目禮禪師訪同參不值偈云庭前一樹紫荊花孝子何嘗不在家若謂弟兄相見了先師門戶隔天涯為叢林誦頌野狐話云墮落知何處遷君子細看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為覆鈍壽胥與玉澗同在佛

淨慈北礀敬叟居簡 号簡川 天童滅翁文禮 曰之礼窮叟

遠鐵橛

照會中相與提衡故有簡川禮敷之語余景定間寓保寧始見全錄天目頌老禪許可豈苟然者哉

短蓬遠禪師平生不設卧具晝夜枯坐得逵鐵橛之稱開法餘杭永壽為明極嗣中秋寄同輩云一點孤明徹太虛躲無盈缺任方隅光含萬象珠撈蚌影落千江井闢驪馬祖翫時迷向背長沙用處絕名摸衲僧直下忘標旨吐乞吞三總自如不費筆墨遊戲後住吳門承天一日上堂云承天一句言前分付達磨不會隻履歸去越宿無疾坐逝時光東谷亦道行一方是洞上之宗無謂無人

禪狀之

三五

三四

石田薰禪師眉山彭氏嘉定間出世高峰屋老僧殘
先是高原無準師庵中嵓石溪諸老係之然後請從
開爐上堂云高峰門户如灰冷多謝諸公有歳寒些
子死柴頭上火大家着力試吹看石田住吳門高峰
家寞荒寒適於法昌在分寧時開爐高原宿德咸集
又差勝以一力擔𢿘為十八泥人説法也
臨安府淨慈混源密禪師天台盧氏子遊泉南參教
忠光晦庵乃大慧所謂禪狀元者久而盡得其道後
有示衆云恁麼恁麼搥地覔青天不恁麼不恁麼虛
空撒出骨釋迦老子以僧伽梨正法眼藏分付摩訶

大迦葉生錢放債換來養家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
物倒卻門前刹竿着不行官路只賊私商內外中間
覔心了不可得與汝安心竟家財俱藉沒礫下獲黃
金德山棒臨濟喝官物不如曹物情親不如義親腰
間曆日已多時不用攢龜打瓦揚岐三脚驢兒入你
諸人鼻孔雲門以黑漆竹篦斷衲僧命救東勝神州
火發燒着帝釋眉毛西瞿耶尼人忍俊不禁連聲叫
屈初三十一中九下七掛起鉢囊放下楖標山河大
地日月星辰三月安居諸佛菩薩畜生驢馬九旬禁
足以大圓覺爲我伽藍寂滅現前攙款結案去年梅

根

今歲柳顏色馨香依舊唱但願春風齊着力一時吹入我門來閱人語句須是眼正究其密說顯說直說曲說如恒山之雲開遮自在須是同一眼觀同一意見方不辜負前輩混源出處已備于嘉泰普燈此數語未載石田謂受虛中只能詳類事跡愚謂聯燈去取真不放過也

國史陳公貴謙答舍人真公德秀書曰承下問禪門事仰見虛懷樂善之意顧淺陋何足以辱此然敢不以管見陳白所謂話頭合看與否以某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

生習氣昏覺合塵刹那之間念念起滅如猢猻拾栗相似佛祖輩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箇無滋味話頭意識有所不行將黃葉換苦胡蘆陶汝業識都無實義亦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今時學者却於話頭上強生穿鑿或至逐箇解說以當章業遠之遠矣稜道者二十年坐破七蒲團只管看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因卷簾大悟所謂八萬四千關捩子只消一箇鎖匙開豈在多言也來教謂誦佛之言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久須有得處如此行履固不失為一世之賢者然禪門一着又須見徹自己本地風光方

為究竟此事雖人人本有但為客塵妄想所蔽復若不痛加鍛煉終不明淨。圓覺經云譬如銷金鑛金非銷固有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蓋謂此也求教又謂道若不在言語文字上諸佛諸祖何▆謂留許多經論在世經是佛言禪是佛心初無違背但世人尋言逐句涉溺教網不知有自己一段光明大事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非是教外別是一箇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着教相今若只誦佛語而不會歸自己如人數他珍寶自無半錢分又如破布裹真珠出門還漏却縱使於中得

小滋味猶是法愛之見本分上事所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小分相應也其向來雖嘗閱大藏經然華嚴圓覺維摩等經誦之亦稍熟矣其他如傳燈諸語錄壽禪師宗鏡錄皆翫味數十年間方在屋裏看到却無暇着經論也楞伽雖是達磨心宗亦以句讀難通不曾深究要知吾人皆是誠心非彼世俗自瞞以資談柄而已姑以日用驗之雖無濁惡麁過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破不為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否恐怖顛倒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若目前猶有境在則夢寐未

免顛倒夢寐既顛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主宰不得則生死岸頭必不自在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待制舍人於功名鼎盛之時清修寡慾留神此道可謂火中蓮花矣古人有言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也又云直欲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更欲深窮遠到直到不疑之地來敎謂無下手處只此無下手處正是得力處如前書所言靜處鬧處皆着一隻眼看是什麽道理久久純熟自無靜鬧之異其或雜亂紛飛起滅不停却舉一則公案與之厮崖則起滅之心自然頓息照與照者同時寂滅即是

到家也某亦學焉而未至也姑盡吐露如此不必他示恐儒釋不諒者必大怪之待制舍人他日心眼開明亦必大笑而罵之國史公多見宗匠

大川濟禪師荷法爲輩猶介無當意者在四明寶陀有三句語曰寶陀一路來來去去撞着聻頭風波無數曰寶陀一去掣臂揎拳村夫鼻孔蒼天蒼天曰寶陀一妙無人能到喫飯着衣阿康放衆住冷泉示寂遺囑撒骨不造窣堵說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冷灰堆裏無舍利掃向長江白浪中千古萬古第一義真一代宗師之模楷起淛東之道者也

山陰清首座得心法於無用有樵頌云含煙帶露已經秋顆顆通紅氣味周突出眼睛開口笑這回不悉舊枝頭諸方猶能誦不知為清所述或載為無用作非也

夢堂升禅師舉雪竇示衆云立賓立主好肉剜瘡舉古舉今拋沙撒土直下無事正是無孔鐵鎚別有機関定入無間地獄拈去這般漢須是具緇素眼始得活句下明得堪與佛祖為師死句下明得自救不了且道雪竇恁麼説話是活句是死句待雪竇出地獄即向汝道又云達磨示衆各言所見小兒鬪百草到處去尋討黄昏鬪罷却歸來不知狼藉教誰掃平生提唱如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晩年閉戸不甚交接衲子見之如登龍門音要鶻湊禅林便軟暖道心淡薄來參者撞頭不納開其容入室則堂室為滿夢堂有之矣

石田薫禅師曰破庵老和尚言禅和子室中下語纔是知見解會如何了得須是向言句外臨時別有意智去離泥水方得我舊時行脚歸去與一同行在合州鈎魚樹搭彼中亦是一員前輩尊宿我去入室再三覓我一不肯舉話及至同行去却不覓他但拍膝一

⿱殸巠當作⿺鬼巠烟脛切

下生院

下云你向這裏下轉語看同行無語番番入室只是
如此問他同行云曰耐這漢番番只如此問我無可
應他你為我下一轉語老和尚云你待他今番又如
是問你但將兩指夾鼻⿱殸巠他一⿱殸巠便出同行果去入
室依所教尊宿云有人教壞你了信知此事得底人
如兩鏡相似自然彼此不相瞞做工夫須是省要處
做令到這般田地方堪為種草

笑翁堪禪師行哥到泉南休于洛陽與一僕夫山行
偶至下生院古屋數十間廊巻風葉寂無人聲惟見
一老僧雪頂厖眉負暄于殿陛徐起延客坐於僧堂
前破木床曰何所而來翁曰來無所來僧曰因什麼
在遮裏翁曰早晨喫白粥如今肚裏飢僧曰不是遮
箇道理速道翁指屋角樹曰好一株木得恁麼蒼翠
二人大笑相就語移刻始知老僧嘗見無用來雪峰
玢侍者言此甚詳惜乎老僧偶忘其名爾

玢方貧切

鐵牛印禪師曰正堂辯和尚與日書記書云若要道
行黄龍一宗振舉切不可綈章繪句㒵耀於人禪道
決不能行古有鐵草堂近有珪竹庵更有箇洪覺範
至今士大夫只喚作文章僧其如奈何如公須三日
耳聾與女子出定非徹見淵源何爲至此勿以小小

而礙大法道不獨明辯一巳之私諸方宿老皆如此
議知我罪我在于此書萬萬察之此語切中今時之
病學者不可忽也鐵牛紀載誠有補於後學所謂草
堂諸老者見處非不穩當當時亦未免有此議嘉定
間薰石田傳學能文癖自掩抑以此故也璨隱山初
見元城語錄喜甚携歸閱之未竟即掩卷侍僧曰何
初喜之遽棄之曰衲僧家念念常在乾象機上尚爲
雜用心況世間議論文章乎此亦隄防之法當如是
也先德云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
即狂

閤山居士俞景賢入浙遍參知識後見鄧峰用首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用曰我欲向汝道汝還信否
士曰請師道安敢不信用曰汝要參禪不可問西
來意士曰何也用曰西來有甚意士豁然了解拂衣
便出用復召曰見什麼便出去士回顧而用喝一喝
士曰住住便行自此歸里割棄親眷獨居嶼上
別墅述偈曰錯脚游泳歷涉歸更無一法可思惟柴
門高掩長江上誰管風濤鼓是非用見誦庵
長樂琉藏主曰向在南北山與元雙杉同住見其清
約令静四威儀中不忘究竟已躬大事日間偏要尋

嚐者寐語

僧殺去處孤坐兀如枯株夜間睡覺亦提起古德話頭若嚐語喈喈略可辨可見其做工夫精專純一那時便知其必爲法門大器也每愳其人未嘗不再歎汗下見於斷橋荅雲谷手帖

四十五

嘉興府光孝石室輝禪師僧問明招見勝光纔踏門光垂一足意旨如何室曰乞兒弄飯椀問只如招云伎倆已盡拂袖便行又且如何室曰鵓鳥逆風飛室久待明極後嗣無準性介烈貴勢不敢奸私住慶元彰聖官府科擾無節棄去府公聞之雖勉留不回矣嘗掛牌首衆徑山其語穩實

四十六

國史陳公貴謙嘗在烏回與月林觀禪師夜坐林曰如何是賓中主公曰頭腦相似林曰如何是主中賓公曰橫按鏌鎁行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復隨聲曰如何是賓中賓月林揺手而笑噫公之機辯猶可想見也

四十七

無量壽禪師撫州人荅太師史衛王云佛法在一切處奏事處判處着衣喫飯處致君澤民處納士用賢處第一不可擬心尋覓纔是如斯又不得也嘗首衆鄮陽刀峰太師以京口金山招之不出即遁于隆興感山晚年始赴台之瑞嵒請是亦不失爲比丘之大

體者矣

石田薰禪師曰旣入佛門喫佛飯潑失門戸要人扶持亦須是箇漢始得况稱長老名旣如此實當如何具向上眼自得大機用可以開鑿人天饒益後學方不孤負出世二字就中下機言之亦要識因果勤香火早晚禪誦不斷拆新補舊一切處運真實心方有少分相應不可坐方丈須見成勞者責之逸者歸已瞬息之間頭白齒黃前頭大有事在前輩長老時節因緣旣至不奈何擘破面皮多是住院後却進得一步蓋不開院之大小衆之多寡乎以萬人叢中亦如

此單十去處亦如此二六時中專以此道為懷長久工夫不間斷故能打發石田此語可謂毒藥苦口利於病也

潭州石霜竹嵓印禪師隆興府人道味苦嚴見者莫不肅然心服柳齋陳公辯帥潭日以龍牙福嚴招致皆不赴後以石霜請不得已而應命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問家風作麼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同門秀孤峰開無門皆推遜之平生機鋒頌語言粹真豈非親見月林之力歟

大川濟禪師嘗與弁山侍老佛心弁山偶外歸不及請假泊歸佛心曰阡兒兩日何往答曰未嘗出入大川適在旁叱曰參禪人何得妄語弁山面赤汗下自此尤謹語言昔昭默受死心責亦類此湛堂歎其甘良器也

平江府虎丘㘞堂濟禪師曰毛髮爪齒皮肉筋骨髓腦謂之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謂之水暖氣謂之火動轉謂之風此四緣假合而成幻身須有主宰始得何謂主宰試道看㘞堂蜀人嗣息庵與別浦癡絕頡頏一時惜壽俱不及癡絕也

枯崖和尚漫録卷下

蒙庵聰禪師嘗歸福州謁木庵於乾元木庵問曰莫是聰侍者麼蒙庵稱名未竟木庵曰此事非聰明智慧之所能辯如何蒙庵曰通身是口吐不出曰中毒了也蒙庵曰莫摭彩他曰且坐喫茶茶罷木庵又曰須知此事不在方册上不在口皮邊蒙庵曰畢竟在什麼處曰鐵蒺藜當面擲蒙庵曰大好不在口皮邊庵便打蒙庵喝一喝而出蒙庵既得法於其落髮師光晦庵以大父事雪堂淺謁木庵於乾元見密庵於烏巨水庵於淨慈誰庵於高亭始深徹淵奧是未嘗

一日無師友也欲其法道不昌可乎
無準佛鑑範禪師曰木平參洛浦便致一問云一漚
未發時如何浦云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平不契
却往問盤龍一漚未發時如何龍云移舟不別水舉
棹即迷源木平便悟去後来雲峯悅和尚拈云木平
若向洛浦言下悟去猶較些子後来不合向盤龍死
水裏浸殺往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平云不勞斤斧果
然只坐在這裏你道他恁麽說話意在於何多見兄
弟往往商量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便是死水如
何是木平不勞斤斧所以坐在這裏若恁麽會豈去驢
年也未夢見在遮裏須覷見他古人一些子得入個
處始得佛鑑此語發藥學者不淺晩年倡中峯之道
於雙徑機用迅駛如擊石火閃電光即此語也不惟
英雋蹡集今上皇帝亦思聞道紹定六年七月十
五日御修政殿引見說法賜徽號金襴亦此語也豈
有他術哉
伊巖玉禪師嚴州人初稱名儒有篤行中年厭呰舉
業專究洛學忽曰是不可以了吾事遂裂縫掖雜廣
髮學出世法登徑山謁老佛心而師事之久無所契
浚往見癡鈍于雪竇依止三年一日忽明得即心即

佛話故有無毛鷂子貼天飛千山萬山高突兀之句
嘗看劉元城語録云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有此理
但不謂之禪爾及達磨西来此話大行據此事不容
言則夫子不荅是也且西来意不必問而話亦不必
荅尚上老和尚好玩弄人故以不荅荅之所謂栢樹
子者乃繋驢橛也後人不知只守住樹尋祖師西来
意可一笑也讀至此處曰若是當時得聽此語這裏
正好與一錐

真源曰禪師曰馮侍郎濟川張侍郎子韶問道於徑
山妙喜禪師師問隔物不見道時如何子韶對之曰
今日親覲慈顔妙喜云隔子韶云雖然如是瞞他一
點不得妙喜却問濟川對之曰不較多妙喜曰二公
對荅非不親切但未見道如有一物頓在目前裏只
隔一重壁爲什麼不見禪和子說道理便道十方無
壁落四面亦無門隔箇什麼饒你眼似銅鈴也須是
悟始得又曰禪和子檐板纔下得轉語未能依俙彷
彿便言我百了千當余頃見佛智老人亦曰妙喜横
說竪說切中今時之病近来数毋盗名未得謂得適
相狐媚更相印受視東山直下不爲佛法罪人者幾
希斯言學者亦宜識之

東山源禪師曰往年出嶺初上徑山其時枯禪做首座立僧破庵西堂掛牌一時龍象畢集如石田無準皆同在衆斎破庵尋常室中偏愛舉經行及坐卧常在於其中如何是其中事亦曾去請益他一詞不措臨起單却作一頌相送云換骨抽筋一句只欠點頭自許若能自解知非便見平吞海學箇便是為又抽了釘拔却楔自此過平江靈巖見癡鈍時茂業海做前堂立僧今大慈笑翁育王大夢皆在彼中同住叢席甚盛癡鈍常云詢佛燈四十九日夜抱露柱悟去次上蔣山見潮翁因室中舉即心是佛下語云抱橋

柱澡洗翁云有什麼快活下語去請和尚放下着被他打出後復見巖雲巢皎中庵上衢州祥符見殺六巖歷扣二十餘圓知識看来無出應庵下兒孫直截緊峭所以宗枝繁衍爲舉東山於悟門雖大廓徹猶如先聖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眞源日禪師曰雪巢和尚入室問僧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那箇是你心又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你向甚處見六祖又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是什麼動發明臨濟之奥言證驗衲子衣眼目如運斧臨風之手其妙在於一斷爾雪巢

兒

嘗金虜之乱曾與大慧同渡江者大慧笠中藏一金釵為路費時時視之雪巣伺其不意取而投諸江大慧愧謝與之結父子真源嗣雪巣以草堂為太父故平生語言擬按有父祖風烈

隆首座號南山叟清源南安人也壯歳游方多見尊宿羅龍象後禮業海塔偈曰業火煎熬業海乾尚餘刼石影團團我來笑罷吞聲哭昔日船從此處翻撮癡鈍塔偈曰生苦帚柄背時貨樹倒藤枯舊陣圖一代年来低一代灼然邪法實難扶南山與無隠雙杉荊叟同侍癡鈍為最久

西蜀保福晦嵓暉禅師通泉白氏子嘗與肇諸庵道谷源開拵室同衆松源密契真要歸里三主道場遠近敬郷道化益盛散夏小衆云大智洞明十方融會騎聲蓋色邁古超今不可以寂黙通不可以語言造是以大覺世尊於摩竭提國三七日中無啓口處及至四稜蹋地盡力提持只道得箇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辯文道是法不可示言辞相寂滅徒勞揭示譬君斷崖落石相似看者不容眨眼除是一念知非前後際斷全体擔荷得去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知恩一會靈山儼然未散如是時時禁忌念念護生

亦何必九十日中無繩自縛然雖如是衲被蒙頭萬
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語悉類此癡絕在蔣山題其
錄云大隨和尚道我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
者只得一二其他皆具正知見于三十年前在叢林
中與晦嵓遊當時具大眼目者惟老松源一人而已
歲次庚寅仲秋其徒寶日携主東林提唱之語乞予
編次由是閱帙縱觀一字一句造次顛沛皆有從上
大眼目体裁非徒從事於語言之末是知松源之道
盡在是矣烏虖去古既遠師法益壞正知見者鮮其
人大眼目者可知矣晦嵓雖話行於吾蜀此錄流播

禪判官

江湖是可為斯道之砥盟若善觀者始信吾言之不
妄癡絕亦有所激而云

九

福州聖泉嵓翁淳禪師天姿軒特嘗坐夏雪峰值重
架輪山閣作偈曰夜半天崩地陷休一莖草上現瓊
樓儼雖先後不同步月幌風欞一樣愁時競傳誦雲
巢無準向嘗與同行皆誠敬心服叢林閒禪者與決
可否議論鋒發鐵以禪判官呼之

十

潭州大溈泉山初禪師字子愚泉州陳氏子始業儒
稱鄉先生後因看趙州語有省剃髮受具遍參知識
為松木庵高弟嘗記里之承天寺僧堂云承天大僧

堂既造百餘歲外巖中蠹人莫知者住持了空擴其
壞而新之施者樂役者悅不半年而成擴以照堂明
樓在前任其勞者道本從貢經始於秋迄事於冬了
空於是領衆率徒入而居焉嘉定六年十二月十
九日也比丘太初記僅九十二字西山真公典是郡
見而喜後在湖南專書招之住潙山二十年而寂
嗌巖蔚禪師示衆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朝恰是結
交時且道天衣將甚與人今歲粘拄杖云一不做二
不休爛煮烏石虎活剝泥牛已是蒲盤釘出了也卓拄
杖云三德六味施佛及僧法界有情普同供養若是

果虛席

粘牙帶齒漢應笑家風冷淡一咬見骨底自然樂以
忘憂雖然如是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嗌巖語言如嵇康長七尺八寸美音氣好容色土木
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也烏虖
可不敬哉
癡絕冲禪師曰予紹熙壬子出峽夏於公安二聖時
松源倡密庵之道於饒之薦福阜曠鄭於著衆適西
湖妙[illegible]松源與雲居首座曹源應選亦密庵之
嗣也聽其入門提倡有省遂披誠而住未幾歸侍
四明曹源有信上龜峰之命復從其行留三年出

淛杭源由虎丘而遷靈隱遯庵住華藏肯堂住淨慈皆往從之松源在靈隱門庭孤峻入閱月而後得歸堂凡求掛搭必呵斥不得親一日忽曰我八字打開掛搭他自是蹉過了當下始知昔在龜峰三年曹源怒罵嬉笑皆為人之方便也自此不疑天下老宿到臨了不到瞞我不得已而隨緣放曠曹源順寂後二十年為人推出彌者不敢忘凡六處所聚兄弟不可謂無只是用翳睛法者少苦哉吾宗喪矣今年八十二時節將至扶病執筆直敘得法之由刻諸龕以昭至信淳祐十年庚戌歲也嗚呼癡絕世謂其機用如盤珠者且能益鍾光彩於其師歿後二十年方瑞世真所謂色難者舉矣擲而後隼搏九萬可立而俟也名字不肯入他人夾袋中其識又過人所以聲轟轟一世起巾峯之道亦驗在此矣晚以吾宗喪為憂固此得不為痛心者哉

絕照鑒禪師因淛歸若上堂云相別一何久相逢只舊時眉毛分八字鼻孔大頭垂諸方鍋兒大小杓柄短長直是瞞他一點不得且道鎮州羅蔔頭無滋藍盛得幾箇喝一喝放待冷來看上堂云古佛與露柱相交第幾機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金剛與土地神揩

背上樣骨出可謂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汝諸人
仰面看天開口取氣無非這箇消息因甚不覺不知
若也知去三世諸佛無容身之地苟或未然乾元留
取口喫飯卓拄杖下座大抵宗師家吐露自是迥別
雖然須是離言説祖方見老絕照用處
石田薰禪師初到潭州禮石霜遷塔偈曰一念慈
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
雷公一夜忙名由此彰見破庵於蘇之穹窿閙室中
舉世尊拈花若曰焦導打着連底凍赤眼撞着火柴
頭庵奇之石田嘗拈僧問馬祖如何是西来的的意

雲巢癡絕爲擊節傳至徑山老佛心亦云老僧只得
避路
真淨大師德英建溪楊文公億五世女孫性聰善傳
會依達庵於其四威儀中有悟入徑上徑山投佛照
應對如飛蓬隨風照許以爲再来毒種後説法於蘇
之朱明委蛻于常之淨惠自讚云自贊贊不出自盡
盡不成有箇本来相如何呈似人活潑潑本無生鼻
孔依然搭上唇叢林傳之癡絕跋其録行世
月窟清禪師福州福清人也少長因觀鄉閭者焚化
乃曰我願作佛終不爲猛火所燒父母許之十四歲

請以出家往湖州何山淨庵知爲法器俾落髮受具
久無所證不皇寧息一夜見僧堂中放琉璃燈省徹
述偈曰琉璃放下又放起一點光明常不已若人識
得這光明姐姐元來是阿姑謁淨庵于華藏值開堂
欣躍而進復旋踵曰我是無罪人不入這地獄後與
淨庵酬酢水乳相合嘉定間江右憲使陳公貴謙以
臨汝天寧延之及赴何山請道聲益著平生氣尚剛
介厭諭合苟容多面折人嚴林爲之肅整此衛護大
法者所當然也
清烈庵主天台人居臨安餘杭縣湖西山沈氏奄年

已九十昏瞳旣眊晝夜惟枯坐將示寂具疏餞曾村
落百餘人叙相訣語同詰山頭引手長揖入龕趺坐
說偈云這漢無知說是說非拳頭竪起佛也難窺化
火自焚由頂兩肘兩膝五處熾然而起三昧火光五
色璀璨堅固舍利不可勝計寶所山主能詳言之爲
虛淨性心宗常光熾然無壞無雜周遍法界故烈公
遊戲死生之際如此奇特豈非平生履踐之明驗歟
抑提多迦婆須蜜之發現歟
諾庵元肇禪師師範有規精進於道因雪上堂云昔
賢時夜呈醜一片寒光如晝可憐妙用此兒引得石

人笑嬰且道笑箇什麼金烏飛上欄干看你一場漏逗頌什麼嚴寒年年事云野老年來鮮放懷兒孫更以酒相陪只知好景長時在不覺老從頭上來無愧於師矣昔諸庵與開權室結伴參松源源亦不倦針劄故盡得其妙是不可無賢師友也足爲後學法云葉陽單鳳棲古月祖照禪師生緣東川廣安趙氏禮祥甫山主爲落髮師敏而疾見遍遊講肆所至奪席忽棄所習歷閩而浙依肯堂明得狗子無佛性話後入破庵室見其作直視勢乃出云野狐精破庵劈耳一掌云畢竟不是者箇道理又應聲曰野狐精破庵又與一掌示以偈云一掌幾曾知痛痒回頭轉腦口喃喃直饒舌似風雷疾也落機前第二三照嘉定間出世唐與聖果後在鳳栖室中垂三句驗學者一和釜鉤月句頌云傘水茫茫釣拽橫日盈月影未容分謝郎不是絲綸客爭免時人錯見聞二截流停輪句頌云正眼豁開天地窄機輪停處海濤乾等閑撥出驪珠現無限邪魔心膽寒三不入驢耳句頌云儂家一句分三句只見馬逢牛舉似伊只此更無親切處眼中聞得始應知順世時以後事囑侍郎楊公恢曰微公孰有知予之心者楊公爲之嗟愕輟食特敘其語

謂老骨之硬不藏破庵

実齋林公公過晩年遺外世俗造入宗門齋傍有隙地架草庵以延少林誠公而風日往時必過之二子同合侍立聽其談論余聞與果藏主到庵亦竊預焉淳祐丙午九月公以疾卒于家自書偈云五十八年懿睡且喜今朝瞥地試將老眼摩挲只這阿底便是張横渠亦云學者但養心識明淨自然可見生死存亡自日中必然無疑実翁得之矣

龍溪聞禪師初遊方到南康謁雲居至半嶺笠頭為風擺沿嶺而下尋至笠所有省住常之保安孤硬清約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底句溪曰鷓鴣樹上啼僧曰某甲不會溪曰鼓已響龍喫飯去無準謂徑而直簡而尚者也頌龍溪道重一方衲子嚮臻堂中被位難於夏了草未稱制多起單溪曰莫道諸人拄杖子踍跳後五日山僧拄杖子亦踍跳越五日沐浴陞堂歸方丈坐亡茶毗進設利五色者莫計保安耆宿云

晦翁淳禪師福之石晦人賦性好擬稱人善晚進必悉力薦稱未開法時拙語已遍叢林往慶成踞室云這裏打開那邊塞路因甚如此活富昔起必死謝道菴泰劒池邊松峯下幾回同步至懸崖幸淳驢兒喚

打失攔腰白 或本傳

作偈唱云是何話霸又云二月初一好箇消息桃花
紅李花白鵝池邊楊大伯笑中打失攔腰白直
至如今尋不得唱云有甚交涉又云冷坐守枯椿波
轉身底多是違時失候一冬寒徹骨親暢快底十分
和氣春風衲僧家兩眼如鈴嗔斗咍地弄神機風
雲自異盡教酹酒燒錢低頭賀歲風蕭蕭葉飄飄墻
頭桑條動柳條最苦比禪唱村田樂㝵露地牛波波
挐挐悉奈伊何惹得人收皮角笑裏藏刀咄清平世
界不用干戈誦此如飲玉粉自然使禪樣行於戲枯
槁可謂得其傳矣了知法乳一源無異味也

辟支巖主立堅三山渙溪人也初以雙線為活倏省
覺入應林山中休糧居于大樹下妻子追捕之急遂
剪髮過莆之囊山辟支巖道寫浚亦從檀施為僧淳
祐間郡守林侯希逸延以亀山陳沈二禪道場迫而
後就未幾思舊巖與同道書云夫稱住持者作衆楷
撫代佛揚化素無道德言行之譽未知仁義禮法之
由草座麻衣木食礀飲且以為愧推向人前實何以
堪拂衣徑歸堅之出處於緇林亦有助云
東谷光禪師風神清拔有精識見祚明極與實齋蔣
公為法喜之游嘗錄西庵三偈以寄和酬云莫道西

庵小了無邊表裏還他親到來一一方分曉莫道西
庵靜鐵牛吼聲震露柱與燈籠點頭相共應莫道西
庵窮吞空復吐空相逢金粟老騰月與春風往靈隱
已罷游淡然矣東澗湯公漢祭之文曰維東谷師昂
然鶴骨作冷泉主曾不多日示病已早示滅何疾我
雖不識聞白吐實問訊殷勤迹疎情密忽遣手書古
畫名筆聿來告行覽之自失諦觀點畫宛然遒逸是
過量人生死齊上而我凡情悲涕為出雪滿湖山龕
馬難留聊持瓣香往弔其室嗚呼時講道相往來皆名
公御是日同入于門

茯蓊曇禪師初居湖州普濟荒寂如傳舍風夜自對
聖僧坐禪凡九年後住蘇之穹隆門風愈高峻曾有
入者室中常舉穹隆有句子衲子下語不下語一例
打罵無準時在會中為藏主小悟被趂出且曰教伊
往徑山却來見老僧後無準住徑山因遣滿行者與
門茯蓊猶在虎丘二老相見撫掌大笑
鎮江府金山掩室開禪師成都人也遍歷講肆忽然
不樂欲出嶺了大事樞使安公亦勉以偈曰吾有大
患為有身是身假合亦非真維摩示病元非病好向
南方更問津室抵番陽東湖值松源開室闌擧明眼

衲僧因什麼失却鼻孔言下領解一日達案僧見其
看經問曰向後得座披衣如何爲人室將經度與僧
僧將經擲于案室渡取朗聲誦僧休去嘉泰辛酉始
赴廬山雲居請未幾勅補金山如藍田法語皆叅禪
捷徑平生所履又獨得佛海大昌松源之道
雙杉元禪師踞室云報恩方丈百無一有贏得爲人
推門入曰示衆云衲僧家不知月之大小歲之閏餘
執著三角粽子便道是端午忽被報恩移上一日皆
拖只管半疑半信今朝依舊點茶與伊漏逗曷藹然
咬破葛浦出身冷汗失聲道啞福建子激惱殺人大

衆這箇豈不是通靈樂三十年後切忌拈却背入三
門去鬧市門頭有箇入處只爲諸人見須了也新長
老因行不妨掉臂顧視大衆去賠錢采也雙杉只握
目剔信手拈來無非青黃妙劑換骨法起死方何必
他覓哉
荊叟珏禪師作寶靈巖時癡鈍仰其看狗子無佛性
話言下領旨因與潛無隱通吐無隱曰是則是只是
命根未斷更須出去見又始得且囑其謁淳庵叟至
華藏半年無所得一日忽聞火板響旨凝滯釋然告於
淳庵庵即鳴鼓開室叟趍入庵問如何是佛叟曰埜

花開蕋路問如何是法叟曰秘酒醉又多問如何是
僧叟曰鉢盂口向天庵曰未在出去後叟在廢鉄室
中聞舉如何是佛霹靂聲荅曰爛冬瓜且述偈曰如何
是佛爛冬瓜咬著氷霜透齒牙根蔕雖然無窒子一
年一度一開花判叟處衆時得無隱雙杉力尤多

福州雪峯北山信禪師本州人性方嚴機辯敏初學
見之應對多矣次在鼓山時有僧相看山問近離甚
處僧曰西禪山曰西禪有何言句僧曰話墮也山曰
你甚處學得遮些子來僧曰今日不合觸忤和尚山
拈拄杖便打僧奪拄杖軒渠大笑而出遂請喫茶傳
是老宣首座去矣初北山同月窟過浙見遯庵於華
藏月窟先有契諸故山得咨決之後歸里訪明極室
分座鼓山瀆守趙公以夫聞其道以南寺招之山遜
謝曰公聞之過使三反乃行開堂為同行月窟拈香
時論高之

枯禪鏡禪師天資淡薄一無嗜好惟與衲子提撕敲
磕不倦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枯禪拍禪床一下
今人吐露語言千古皆不能得到前輩地位且利害
在什麼處會麼

癡絶沖禪師嘗赴福州雪峰請與尚書陳公韡有宿

素之雅招飯秘藥以項王像求讚即拈筆書云拔山
非力蓋世非氣八千子弟同謀共濟人皆謂天下大
器不可以力爭必先仁義殊不知天假其手以誅暴
秦然後使寬仁愛人者之為帝吁其亦有補於斯世
公大奇之癡絕慧辯校廓此特緒餘爾
介石朋禪師泰溪人性高簡僧問寶劒未出匣時如
何答曰杜鵑啼處花狼藉僧曰出匣後如何答曰令
人長憶李將軍僧曰出與未出時如何答曰劒去久
矣汝方刻舟解夏夜參云九旬禁足綢繆宿巢三月
安居驅狐守塚向生殺不到處見三頭六臂擲翻圓

冷泉

覺伽藍猶是抱樁打泊浮雲黃山前雙檮樹下九十
日內風以時雨以時二六時中少不添多不減一年
三百六十日日日安居時時自恣圓者自圓方者自
方長者自長短者自短未免淨地揚塵畢竟如何大
鵬展翅天路遙巨鼇轉身海水窄示衆頻此晚年寓
杭之冷泉扁其室曰青山外人景定間丞相秋壑賈
公尤崇敬佛法與奏得旨住淨慈後淮綸亦繼其席
皆起於淛東
石田薰禪師曰薰上座住靈隱亦是不奈何被人東
掇西掇掇到禪床角頭回避不及只得為祖師有箇

門戶擘破面皮出來喚作此地無寸土以為上
雖然看却今時漸漸赤土也無了漸漸食泥食土說
着真箇令人寒心噫志於道者聞此當如何哉
雙杉元禪師嘉熙間乃石田堂中第一座上丞相書
云朝廷新指揮買師號金環象簡不復書云正月十
三日景德靈隱禪寺前堂首座前住持嘉興府天寧
寺僧中元謹熏沐獻書樞使大丞相國公竊以為佛
老之教救世計也其所以與儒道相參於天地間以
能開悟性真不啻和見其功未易量也我朝 太宗
皇帝嘗曰釋氏之道有補教化 孝宗皇帝亦曰以

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張文定謂儒道
淡薄一時聖賢盡歸釋氏而關洛諸公亦必玩味釋
氏之書而後能接續洙泗不傳之秘然駁必有主必
有師國家以度牒許又承買凡有僧者各尋師以為
依歸師苟有道行則可使迷者悟塞者通其禪助世
教要非小補近世賄賂公行求為住持者吾教之罪
人若以倒傳天下之賢者必深藏遠遁而已豈肯出
而為師夫師廢則正法微正法微則邪法熾以清淨
之門而為利慾交征之地非國家之福也譬如家塾
黨庠不能無師不求其能傳道解惑者為之而惟賄

是視則弟子何以仰孔門之教亦幾乎熄佛老之道
何以異是若謂佛老之徒身居大廈日享膏腴不蚕
而衣不耕而食爲世所嫉然天下之人有無用於世
而坐享膏腴之奉者尤衆何特僧道寺觀創立常住
供養非官與之也以衆人樂施而與之也寺觀有田
稅賦尤倍又有非泛不時之需正與大家相似今既
買度牒以錢免丁又增以錢官府無絲毫之給而徒
重責其利於無窮則僧道可謂不幸矣國家愛惜名
器泛濫何以勸勵天下僧道若以賄得金環象簡得
諸處住持則嚚頑無賴之徒皆以賄進何以整齊風

俗況寺觀雖多其常住闕乏者甚多縱使此令一行
第能率斂寺觀之大者其小者亦豈能應其求如此
則所得能幾況僧道非能自出已財求爲住持必將
取之寺觀師徒相殘常住必壞所謂膏腴將見蕪穢
爲
所謂大廈將見爲丘墟所謂溫飽將見爲凍餒部由
有限誰將請之歲雖有立限誰將輸之今日軍需糴本
稱提諸券無非鬻爵鬻爵之者或累於國賦之多者
無病於官乃循一時不恤之事遂喪千萬載之利源
殆非理財之長策也伏覩近降旨揮增錢鬻爵識者
病之事不果特總所今來陳請正亦類此伏望鈞慈

詳酌利害特有聚奏盡行褒寵服號之命令僧道不勝幸甚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時江西纂無文亦有書先是朝省因總領岳珂奏乞降紫衣師號二等賜金環參簡并四字禪師法號以任大寺觀每賜服師號綾紙出賣三百緡仍附吊官條制非有官不得差注非有賜服不得住持此書上事果寢豈非衛護大法者之用情乎雙杉住山能極枯淡專一行道若機簡堂私居魚處暗室如臨大賓似證老衲此亦哲人律己又見於微細者也賢矣哉

枯椿曇禪師清介寡言瘦坐竟日開法越之大禹寺亦出湖東僧問和尚未見佛心時如何答曰人貧歸道闊見後如何答曰色窮歸邑曾舉現成公案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侍僧曰望師慈悲開箇方便答曰將謂你是箇出櫪良駒僧有省枯椿閩人後住姑蘇虎丘繼素翁然宗之

雲巢巖禪師訓學無倦且能折節下生慰藉良厚雋彥皈之開爐日示衆去是句亦剗非句亦剗雪峯輥毬睦州擔板惟有湘州老漢向火爐頭拈起香匙火筯東撥西撥忽撥得一塊恰是饒州景德久家窰角頭多年破磁碗三世如來只曾看過庵曰此語酷似

父翁松源。

南翁明禪師初入衆時便能決志參禪嘗宿天台石
橋遇異僧指令其見老佛心要太白投誠預其法席
然室中纔開口便被叱私自念曰今生不了則有來
生已而泪下交頤後在衡鈍會中為侍者晚參侍立
聞鐘鳴鈍曰什麼聲翁曰鐘聲鈍曰聲來耳畔耳往
聲邊翁擬議未答被大叱汗流浹體始自語曰元來
浙翁平白叱罵我皆是徹骨徹髓鈍尋常只令其看
百丈野狐話一日鈍曰不落不昧時如何翁擬開口
不落不昧鷺鷥一對水上浮沉如意自在鈍撫而印
之翁泉州黃氏子與隆南山同出嶺者歸里住溪上
教忠一至住莆中囊山方入寂

西山亮禪師福州人枯硬儉約嘗以蒼紙被一張補粘
殆遍寒暑不易由鼓山首座資起雲門請及遷黃檗
未嘗別換侍僧一夜潛以絹衾易之亮覺驚呵責曰我
雖福平生未嘗敢服縑素況此被相隨三十年矣其
可棄乎聞者謂其住山有古人風後退席入永陽鳳
湖山中與宿者刀耕火種莫知所終

平江府萬壽訥堂辯禪師寄同參偈曰猿與狐交割
不開兄呼弟應似忘懷及乎話到諸訛處却道心肝

不帶來時亦稱之後入坐道場提倡如陜走丢真不
忝爲巖嶽之子岳龍之孫也
介石朋禪師曰別峰珎和尚退鼓山詣育王候見大
慧一蒲團於佛殿後坐七十九日因秦國太夫人請
大慧陞座私自喜曰今日得見必矣果得一見語合
室中凌扱三轉語而去大慧大奇之遂與宏智同舉
之住岳林今寺中有塔存焉別峰徧身有長毫時號
珎獅子介石題其墨蹟略言如此別峰既得法於佛
心才高踞雄席道顯著矣復勇於求見妙喜其意謂
何不可與璞懿遲遲其行同日而語此所以為一代

宗師之標準也噫今只欲一後學七十九日候見尊
宿亦難矣
守巒庵主莆人蒲年具戒居囊山下巖就巖縛屋聊
蔽風雨父為郡胥吏歲給以粮凡客至不論僧佛法
世法皆瞪目視之有僧問如何是庵主家風忽答大
就巖縛屋翔澗煮爨僧問忽有人問西來意如何祇對
巒反袂哭去昔巖觀其雅趣探其幽賾非契如之流
亞歟
石溪佛海月禪師曰余年三十方再南閩空叟有言
三十行脚此事休也初得此語心甚不平過之坐

元凡宗門見窮尖語與雲門話墮於光明寂照中便
有歇泊地頭及登既峯句出間趣豫入室先師舉達
磨葬在熊耳因甚隻履西歸余對以一點水墨兩處
成龍復一曰龍袖拂開面目全露遂倒跟四載然後
江之南北浙之東西親師友味甘苦動轉施為未嘗
向背今又三十年尚未能依倚彷彿信知此事大不
容易休也二字真言之一知識也見於示秀上人語
今學者多見之而不思之可悲痛也佛智老師跋其
錄云石溪未離雲頂行脚未到處要須到既見雲居
開口不得處要須道執侍半年如矢在弦上發而不

自發至於龍袖拂開如箭在弦中發而不自知雖然
早年見松源于北山下是此話已行若謂開得口後
方有此錄脇後猶欠石溪一錐在烏學佛海親證悟
法門於斯見矣語雖云多大有控人入處云不可不錄
王孔大福州徑江人太學博士宗合猶子年二十發
曾薦上春官不售辛亥歲毅然効古塔主之風裂冠
剪髮依莆之薜支巖主立堅修社多行已而人有知
者益上絕巔編茅居焉父母勸勤不回甫二載聞泉
南明教忠法道於菴前之獻頌云燒却山頭破草庵
不圖瞎驢不容參後師別也無貪青悕殺哉酉也要

請時教處於風亭通衢開接待庵孔大泯泯衆底折
節服勞施主聞之勸為大僧改名惟玉教走亦嘗有
偈示之云老我居山已許時着衣喫飯只隨宜予來
將謂有奇特笑倒東家小廝兒後亦有發明但不久
往世而寂初終與祖麟楊道者略相類烏虖惜哉
西巖惠禪師示衆云彌勒真彌勒水銀無假分身千
百億何魏無眞長汀子來也眼生三角頭峭五嶽好
未必好惡未必惡布袋頭開也限限嶉嶉骨骨董董
輕如毫毛重如丘山拈得便衡拏得便用竪拂子云
猶是拋卒陷天底只如彌勒未生已前如何剖露

孫云收拾雨聲歸舊擔放教秋色到梧桐題五祖六
祖像云根殺此頭陀山磨恨不磨吾今檐頭重為渠
種松多西嵒三十餘年佛鑑處所得底拈出示之無
肯滴滲漏後三十年點眼藥也
丞相鄭公清之嘗謁妙峰善禪師坐定峰曰相公留
心此道還有歡喜處也無公曰且坐喫茶峰曰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相公作麼生公曰低聲低聲峰曰
也須子細公曰猫也措不成畫也畫不就峰默然老
師嘗言此因識之
福州越山法深禪師本州人未落髮時已有見處依

月窟於梅嵓得度浙遊至雙徑無準一見而器之俾
掌翰墨議者以其年杪未稱眼為遠上座起發云末
後一着始到牢関山逆水遠火冷雲寒亞不是髑髏
眼活進遮一步也大難大難叙始伏膺歸里居梅嵓
十餘年自號雲山晦叟樞相鄭公性之尚書陳公韡
間居日相與講道白郡致主鈞臺寶祐間遷越山未
幾而逝故名不顯著

祖昌庵主不知何許人隱於天目山中結庵取陳墳
約二十餘里雙徑榮首座嘗遊山中偶至其庵荊棘
蒼密墻壁傾斜昌頹然於路口倚杖而立雪眉霜鬚
壊衲弊屨人物可畫且欣然揖入共坐榮視右瓶
無儲粟竈有餘灰心甚異焉問居山今幾年遂稱名
答曰不記年矣益奇之問粮食誰供答曰仰給陳氏
今無矣問何不行脚去答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
往西天問如何是隱者家風答曰猛虎一聲山月高
遂屏息不敢復問少焉昌出茗葉令掬泉爇之徐即
雙徑歷代尊宿咨嗟久之蓋嘗見典牛塗毒來若言
其見前輩不翅百數矣又曰路遠宜即歸明年控詞
道訪之已失其處豈非世出世間之異人者耶要當
於懶殘西山亮輩中求也

温陵黃允字孚中晚年喜參請知罪福當昔為護
國主首撰開堂疏留所受其潤筆資作懺悔疏備元物
請手供設還謝叙事簡核略云謹長老之住護國劉
大卿之守温陵允也時頭詩借當趨省試開堂撰疏
難𨖆府命之嚴潤筆贍資實出借儲之有昔為貧而
受也今如數以還之二十三年常作懷慚之客七十
五稔方成了事之翁聞者嗟服

平江府開元别翁甄禪師西蜀人也初入関見枯禪
悟其機用後從遊凝絕得其至要淳祐間開法徧之
南禪臘八上堂舉世尊正覺山前夜覩明星忽然悟
道乃云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
想執着而不能證㨿云釋迦老子未覩明星以前不
妨令人疑着既覩明星之後說出許多不才淨心肝
五臟總被别人覷破還有為釋迦老子作主底麼别
翁從有此語只知釋迦老子心肝五藏被别人覷破
殊不知別翁心肝五臟又被別人覷破了也



來不失則絡必府五臟又從別入腸胃一也
消旋有此語只知譯改先之府五臟從別入腸胃
五臟經從別入腸胃還有為譯改造之作生原病別
始令人疑者以腸胃明是文從言出許多不十淨必肝
魂乾者而不能詳者云譯改造于未腸明是以前只
道乃云奇數一切以生具有如來諸繁然相但以安

東福善慧院



